



《素问》“如参春”小议

《素问·三部九候论》说：“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者病甚。”对于“如参春”，历代注家多从参春的形状和气势上立说，如王冰注曰：“如参春者，谓大数而鼓，如参春之上下也。”张志聪说：“如参春，言脉之上至下去，左至右去，有如春者之参差，彼上而此下，此因邪病甚。”张景岳则说：“参春，谓大数而鼓，如杵之春，阳极之脉也。”笔者认为“如参春”是对节律不整脉的形象比拟。其理由是：

一、“参春”有特殊的声律节奏。“参春”，就是持杵临臼上杵捣谷物。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对粟类谷物的一种脱壳方法。杵与臼乃石器所制，将一定数量的谷物置放臼中，参春者持石杵重撞猛捣，杵磨谷物。盖此非机械操作，乃人力所为，其杵之重，用力之猛，参春者即使身体壮实，也难以持续均衡而有规律地春作，其春必是上举下落，猛来慢去，重轻不等，间有小停。其声律亦必定是缓慢不匀，乍强乍弱，歇止无时，很不规则的。而且时有间歇停顿。这种缓慢而有间歇的声律节奏，用以比喻脉律不整齐，既形象又真实。

二、“如参春”是古人描述脉律不整的习惯用语。以“参春”描述脉象的并非《素问》所仅有，类似这种描述的文献，最早的要算是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。据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足厥阴脉中记载：“三阴之病乱，不过十日死，楯脉如三人参春，不过三日死，脉绝如食顷，不过十日死。”其中“如三人参春”，就是根据三人春米时的声音和节律，形象地描述濒死的危重病人所呈现的严重节律失常的脉象。后于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的《素问》中“如参春”。正是沿袭前人的描述方法，而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彼重此轻而已。如果认为“三人参春”描述的是三联脉或是有期前收缩的代脉，而“如参春”比拟的则是脉来缓慢而时一止的结脉。

综上所述，“如参春”是对脉律不整的形象比拟。三部九候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地出现了“如参春”的脉象，说明其病的严重程度，是脉证相符的。

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卫生院 翟福兴 翟林海

“罢极之本”新解

“罢极之本”语出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：“肝者，罢极之本，魂之居也。”“罢极”一词，历代医家纷纷作注，其说不一。有作生理概念解为“如熊罴之任劳”者（清·高士宗）；有作病理概念解为“劳倦”或“疲乏”者（明·张景岳、清·张志聪、马蒔等）；有作病位病名解者，如“罢癰之疾（背病）”（谢利恒《中国医学大字典》）；今之亦有从文字考证认为：“罢极之本”的，‘罢’字，疑当‘能’字，而‘能’字则当读为‘耐’。”“所谓‘能极’就是耐受疲劳”。（李今庸《读古医书随笔》）。综观各家所释，虽各有所指，但似乎皆未惬其义。笔者不揣鄙陋，试陈管见如下：

肝为“罢极之本”亦即“罢极”本之于肝。若将“罢极”训释为“疲劳”，则“疲劳”本之于肝。盖疲为劳甚，“疲”与“劳”皆指病理状态，且疲劳未必完全因之于肝所主之筋膜之运动。经言之“五劳”即是明证。言疲劳本之于肝当然欠妥。或云“罢极”为“耐疲劳”，如上之所引述，其理亦值得商榷。肝主筋而司人体运动，云运动本之于肝（筋）尚勉强，况“运动”与“耐疲劳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按“耐”意为“受得住”、“经得起”之义。人之能否耐受得住疲劳，不完全取决于肝。例如脾主四肢、肌肉，为生气之源，又何尝无关于运动；肾又何以“作强之官”呢？况且，中医学认为，凡过用（劳）皆于人有伤。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曰：“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，久坐伤肉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”。劳则皆伤，亦说明疲劳并非全因之于运动所致。再从临床指导意义上看，若以肝为“疲劳”或“耐疲劳”之根本，其意义何在？肝正常便可经受得住疲劳？不能经受疲劳便只从肝治？其理欠妥。

考“罢极”二字之义，“罢”即“罷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谓：“罷，遣有罪也”。指遣散或驱除（犯了罪的人）。以遣释罷，可见“罷”原有遣散之意；又“遣”可训为排除，如任昉《出群传舍哭仆射》诗：“欲以遣（排出）离情”。故“罷”亦可逆训为“排除”。前之各家释“罷”为“疲”，可能是祖郑庭成之义，郑注云：“罷之言疲劳也”。认为“罷”可以转义为“疲劳”。对此，段玉裁注云：“凡曰

之言、言者，皆转义之词”。段氏于此有不同意见，他认为，“罷之音读如疲，而与疲义殊”。

古之“极”通“噤”，即有“快”、“急”之义。《荀子·赋篇》：“出入甚极，莫之其门”。故“极”又可通训为“快速”。如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：“趣（促）赴兵亟入关”。

据以上文义考证，“罷”当训释为“疏泄”，“排除”，“极”当训释为“快速”、“急速”。结合本文有关脏象的具体情况，“罢极”则可引伸为“疏泄”“调节”之义。因肝藏血而具长养生发之机，对人之气血有疏泄、调节的作用，况肝之疏泄本含有疏通气机、排泄废物之意，与“疏泄”“排除”之义亦合。疏泄调节本之于肝，笔者认为，这就是“肝为罢极之本”的正确含义。

这种训释是否符合《内经》原旨，下面再从《内经》原文本意分析印证。

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在该段原文中同时列举了五脏之各自为本。很明显，这里的“本”都是指各脏的主要生理功能。如心为生之主宰，故为生之本。肺主气，故为气之本等。既然肝之前后各脏皆指其主要功能为本，则肝何以能例外？自然当为疏泄、调节之本，即“肝为罢极之本”。即其后的所按“魂之居也……以生血气”等语亦是明证。盖“肝藏血，血舍魂”（《灵枢·本神篇》）。魂之得以血为舍，必因肝之疏泄，调节正常。血得以正常运行与归藏，魂才得有舍可居，也必得肝之疏泄调节，血气方能正常运行生化，爪得以华，筋得以充，故云：“以生血气也”。今谓“罢极”本指疏泄，调节，则上下理通，前后义贯矣。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人民医院 刘 鸿

莫将穀皮写谷皮

杨氏还少丹方中有楮实一味；《千金方》治肿疾用楮皮为主药。实则楮、穀本为一物《本草纲目》“楮”条下释名：穀，音憊，亦作杓、穀桑。并指出：“或以楮，杓为二物者亦误矣。”《名医别录》也说：“楮实即今构树也。”苏颂说：此有二种。一种皮有花斑文，谓之斑穀；一种皮白无花，枝叶大相类。《酉阳杂俎》云：叶有瓣曰楮，无曰杓。李时珍综合各家之见谓：斑谓楮，说文言，楮，穀乃一种也，不必分别，惟辨雌雄耳。雄者皮斑无叶无桠叉，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，不结实。雌者皮白而叶有桠叉，亦开碎花，结实如杨梅。《浙江药用植物志》描述构树与《纲目》颇为一致：树皮平滑，叶互生，不分裂或有不规则3~5深裂。花单性，雌雄异株，雄花蕊茎莢状，花被四裂。雌花序头状，花被管状，聚花果球形，由橙红色小核果聚成；成熟时小核果借肉质子房柄向外挺出。干燥

成熟的果实名楮实子。乳汁、根、皮、叶亦均入药。

目前有的书刊在述及以上方药时竟将“穀皮”写成“谷皮”，这个谬误必须澄清，否则以讹传讹，辗转误引、沿袭越久必混乱愈深。穀、穀混淆，一因字形相似，时珍早指出《埤雅》作穀米之穀，误矣。二是汉字简化以后，穀字简化为谷字。穀、穀不辨者遂将穀皮写成谷皮。实质上呼谷皮名实不符。稻谷有壳无皮，只有米粒才有皮。如果处方真用谷皮，那该给谷壳抑是米皮。

建议今后临床处方配药，用本品果实时仍按习惯写楮实，用皮时可逐写杓皮。万万不可写成“谷皮”。

浙江省嵊县长乐区卫生院 张松耕

谈罗文杰治水肿与呃逆的经验

晚清山东医家罗文杰，曾行医于北京兼执教于艺专，与我国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相友善。他医艺并茂，著述甚多。《止园医话》及其续编是其医学的代表作。他独爱中医气化学说，并擅用之以治水肿病；他还自创了一些方剂，今日使用起来还相当有效；他治呃逆也有独出心裁的地方而令人玩味。

罗氏认为中医气化说可补西医治水病的缺点，他不光借助气化说解决一些疑难重症，还分“气化”为虚实加以阐述，这点倒是为一般医著所未见。《医话》中记载了好多严重水肿病人，他都是照着“气化”说的逻辑思维而治愈的，其中有的全身水肿，先四肢，后腹胀，肿得肚脐很高，而且往外出水，两腿肿的发亮。治这类病人，他取黄芪、党参、山药、白芍、白术、茯苓皮、姜皮、补骨脂、附子等，药量每味皆取18克以上，而且约需30余剂，多可治愈。他说：“水肿病的全身水分，因为用了中药的补气、补阳的药品，才能把人身的阳气鼓荡起来，把留在皮里肉外的死水气，全部蒸发去了，于是乎气旺阳复，便利水消，好比骄阳当空，一切雾霭阴湿之气，涣然消散。”治水肿病，他还喜用虎骨，但今日观之，不宜倡用，然而用此目的无非是调动与增强人体的阳气，所以我却从此引伸，治原因不明的水肿久而不愈者，用点鹿茸一类血肉有情之品于温阳化气利水方中，每获佳效。罗氏把上述这种情况说成是“虚症气化”。在书中，他还论及了“实症气化”。

所谓“实症气化”，即是肺与大肠相通之现象。他亦用天气与地气互不相通，地气不升、天气不降喻之。若秽浊之气的侵袭，肺气因热而郁闭，上下内外全不通彻，其症是里热肤寒，外边的汗一点也没有，内里